

評論 大陸 深度

簡中互聯網上的激進男權：孫吧人，是什麼人？

男性聯盟和女權運動的根本差別：前者擔心的只是自己的男性特權被剝奪。



2021年4月27日，北京，一名男子的剪影。攝：Liu Shuangxi/VCG via Getty Images

Evan Zhang | 2023-06-07

評論

(Evan Zhang，南安普頓大學碩士，文化研究及互聯網觀察者，播客主播)

2023年5月21日，微信公眾號「vitamin維她時代」發布了一篇題為《四百多萬孫吧男正在「社會性謀sha」我們》的文章。文章作者稱，她4月4日在微博曝光「孫吧男」後遭到人肉，5月15日她的身份證信息被一個叫「8x豬妹6x檔案」的博主發到了網上。作者並依次羅列了數十名類似的受害者的遭遇，包括但不限於遭遇人肉網暴、收到死亡威脅、被造黃謠、收到花圈等。

她羅列的受害者中，有性別暴力新聞事件中的當事人、曝光者；有曾為女性受害者立案的公職人員；也有各種被這些男性認為是「娘炮」或「蕩婦」的男女明星；還有許多曾經為女性受害者說過話的各類網紅……

有受害者潛入一個名為「互聯網偽人TV|女權秘密」的群，通過一段時間的觀察，懷疑這樣的「網絡侵害」活動是有組織有計劃的「集體行動」：群組會通過非法集資或動員群內的警務人員人肉（暴露）他人的真實身份信息、獲取他人詳細住址和聯繫方式，進行線上騷擾和線下跟蹤，甚至寄送「死亡威脅」。另一個叫作「藍絲巾戰鬥部」的群，則常常安排給人寄送花圈和恐嚇信，還有群成員曬出自己精神分裂的診斷書，聲稱要以「精神病」發作為名在大街上使用電鋸製造無差別屠殺事件。

這篇揭發文章，在網上僅存活了兩個小時就被舉報下架，在微博上聲援此事的一些博主，其後不是被刪除動態就是被「禁言」。這些現象都牽扯着一個許多人聞所未聞，但另一些人卻耳熟能詳的名字——「孫吧」。

「孫吧」：「吧主」其實不在場

「孫吧」全名「孫笑川吧」，由中國大陸網絡遊戲主播孫笑川的「粉絲」參與創立。孫笑川在2015年與另外四名遊戲主播「李贛」、「圖圖」，「於超」，「啊不多」組建了「抽象工作室」，由於其鬥魚直播房間號為TV6324，因此又被稱為「6324工作室」。

「抽象工作室」最初主要直播打遊戲，主播李贛、孫笑川等人在直播時喜歡辱罵觀眾，並且會在與其他主播尤其是女主播pk時，用言語羞辱對方，因此吸引了大批來此處「釋放壓力」的觀眾。孫笑川粉絲稱之為「拷打」。

一名孫笑川「老粉」告訴筆者，「孫笑川與其粉絲的關係非常畸形，這群人更願意稱自己為『狗粉絲』或『嗨粉』。不同於一般的追星，粉絲們熱衷於辱罵和抹黑孫笑川來表達他們的『熱情』，也就是說，」粉絲們的享樂方式從跟隨孫笑川羞辱其他主播，轉移到了攻擊和抹黑孫笑川本人。

孫笑川直播時常常會操着方言說一些「原創」的人身攻擊詞彙，這些詞彙要麼是詛咒、侮辱對方家人的，要麼是打聽他人私生活的，後來成為了「狗粉絲」們的常用詞彙。「狗粉絲」們為了加強對孫笑川的攻

妄麼是打擊他人自尊心的，後來成為了「狗粉絲」們的天字詞彙。「狗粉絲」們為了加強對孫笑川的攻擊，並且讓他「無力反擊」，還發明瞭一種被稱為「抽象話」的東西，即在直播彈幕中使用各類沒有明確意義的表情包或非文字符號。

這些表情和符號讓孫笑川「一頭霧水」，也讓直播審查員摸不着頭腦，於是直播間的「尺度」便越來越大。2018年1月13日，孫笑川因在直播間播放了一首被粉絲用法輪功宣傳詞改編的歌曲而遭到永久封禁。2018年2月9日，孫笑川宣布正式退出直播行業，不再直播。

而孫笑川本人的「退場」，意味着「孫吧文化」的真正「開場」。

沒有了孫笑川直播間這個「據點」後，孫吧人四面出擊，在整個互聯網「遊牧」。在「bilibili」、「新浪微博」等視頻平台和社交媒體上，都可以見到「狗粉絲」們的身影以及他們的「抽象話」。「抽象話」充斥着大量貶損、侮辱他人人格和家人的人身攻擊詞彙，在各類網絡暴力事件中總是充當「主角」。

而除了模仿傳播「孫笑川語錄」之外，這些「狗粉絲」以更極端的方式繼續抹黑着孫笑川，比如謊稱孫笑川是日本人並參拜了靖國神社、指認孫笑川在蔡徐坤演唱會上用激光筆照射蔡徐坤的眼睛、將一些影視作品角色換臉成孫笑川做成惡搞視頻等。孫笑川不在場，卻變成以他之名的論壇惡搞的對象，是這個「吧」的特點。



反女權和辱女據點

截至6月6日，孫笑川吧已擁有410萬關注及超1億條帖子。據筆者觀察和對幾位孫吧用戶的訪問，當下的孫吧已不再主要用於討論遊戲或玩孫笑川本人的「梗」，反而成了中文互聯網最大的「反女權和辱女據點」。

「開局一張圖，剩下全靠編」，一位孫吧老用戶這樣告訴筆者。打開孫吧，會發現大部分帖子的發帖人都會先放上一張「圖」，圖的內容包括但不限於吧友認為的「小仙女言論」、「女拳言論」、「白騎士和沸羊羊言論」等。

「小仙女」一詞挪用自一些女網紅的評論區，原本的語境是評論區用戶用「小仙女」來讚美女網紅像仙女一樣美，但在孫吧的挪用下，該詞變成了對「自戀」、「嬌貴」、看不起底層男性的女性的統稱。對於被認定成「小仙女」的人，下面的跟帖會對其進行外貌評判、蕩婦羞辱以及更為直接的人身攻擊。

「女拳言論」針對的主要是活躍於中文社交媒體上的各類為女性權益發聲的女性博主，由於這些人多是公眾人物或半公眾人物，跟帖中常常會出現被掛博主的真實身份信息，更有甚者，會有吧友謊稱認識此博主，長篇累牘地編造被掛博主的黃謠、黑歷史。

第三種被孫吧針對的對象「沸羊羊和白騎士」，則是指那些為女性權益發聲的男性博主。沸羊羊和白騎士是一些動漫中「保護」女性角色的男性動漫人物，這兩個詞在孫吧的語境中則指的是「男性的叛徒」、「女人的走狗」。

另一個孫吧的「重頭戲」則是「鼠鼠文化」，孫吧人常自稱自己是「老鼠人」，這源自於他們認定「百度貼吧」不同於「知乎」、「小紅書」這樣的「資產階級平台」，而自稱「底層男性」，受到來自這個社會尤其是「女性」的重重壓迫。他們戲稱貼吧尤其是孫吧是網絡空間中的「下水道」，自己則是下水道里的「老鼠」。

不論是群嘲「小仙女」、「女拳」、「沸羊羊」還是「鼠鼠文化」中孫吧男的自嘲，都成功構建了一套「男性受害者」的敘事，「女性」在這樣一套敘事中扮演着剝削者、不勞而獲者、謊言製造者、和迫害男性的女巫等角色。



2022年4月9日，北京，人們在公園一個小湖上乘船。攝：Andrea Verdelli/Getty Images

「女本位、男受害」敘事——紅丸主義、米格道男

讓孫吧人興奮的「男性受害者」敘事，這幾年越來越多地以不同形式出現在簡中互聯網上，而這種敘事的源頭，源自日本的米格道、和美國的紅丸主義，並且是對這兩種主義混合使用的一種野生論述。

「女本位理論」來源於名為「米格道」（MGTOW，Men Going Their Own Way）的一場以網站、論壇和社交媒體等虛擬社區為平台、以匿名男性用戶為主體、倡導男性解放為口號的男權運動。這一運動最早可以追溯到2001年一個名叫No Ma'am的部落格發布的「米格道宣言」。

米格道用「女本位主義」一詞來描述人類社會以犧牲男性為代價而保護女性的本質，認為由於兩性在生理上的差異，女性作為生育主體，壟斷了族群人口的增減（育齡女性的數量直接限制了群體的絕對生殖能力），因此，幾乎所有的人類群體都出於生殖本能和人口穩定性的考慮，將女性的福祉置於男性之上——他們稱之為「子宮紅利」——而男性則由於其體力和技能的優勢，被要求充當保護者和供養者，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和風險。

這種論述聲稱，男性雖然是生產力、稅收和支持核心家庭的主要力量，但卻被視為可消耗的、可棄置的、在危機時期（如戰爭和災難）被優先犧牲掉的存在。在這種論述下，「米格道運動」主張男性要拒絕提供

一切能被女性投機利用的自身資源、拒絕對女性的一切負責、不生養子女，告誡男性不要與女人產生任何嚴肅認真的戀愛關係。

也即，米格道主義的目標是「遠離女性」。

「紅藥丸思潮」（Red Pill）的靈感則來自於電影《黑客帝國》，在電影中，反派領袖Morpheus向主角Neo提供了紅色藥丸和藍色藥丸之間的選擇，選擇紅藥丸意味着擺脫母體產生的幻覺走入真正的現實世界，同時意味着未來的不確定性和承擔更多的風險；選擇藍藥丸意味着繼續保持無知，被母體構造的虛擬現實所迷惑。

主角最終選擇了紅藥丸。作為男權運動的「紅丸主義」呼籲，男性要勇敢吞下紅藥丸，看到「女本位」的世界真相，然後「真正地開始生活」，也就是放棄成為女性的「工具」，只為自己而活；而那些繼續和女性保持良好關係或者和女性進入嚴肅的戀愛關係的男性，則會被「紅丸主義者」稱為「藍丸舔狗」，這個詞如今常常和前文所提到的「沸羊羊」和「白騎士」同時出現，形容維護女性權益的男性。

在這裏，「紅丸主義」的目標是「顛覆男女地位，重新奴役女性」。這和「米格道男」是截然不同的。

但在簡中互聯網上，這兩種主義混合到了一起，成為一種混用的、針對女性的論述。「Morpheus紅丸主義」、「理工禪師」、「男性自由之路」、「音羽中」、「錫安人」等賬號，就在b站上長期、成體系地「科普」着所謂的「女本位理論」。

筆者順着線索找到了一個名叫「紅丸教父chris」的人，此人活躍在「bilibili」、「微信視頻號」等視頻社區以及「知乎」等文字問答社區，向他的觀眾和讀者兜售着成套的紅丸理論。而這位「紅丸教父」除了兜售「女本位理論」之外，還夾雜了很多被稱為「轉盤子」的學問。





2021年4月15日，北京沙塵暴期間，一名婦女站在窗前。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加上階級因素後，Pua的進階版：「轉盤子」

所謂「轉盤子」，就是讓男性去交往儘可能多的女性，讓男性掌握性伴侶的選擇權，做到這一點的方式就是學習「PUA」。在這位教父的理論體系中，男人被分為兩類，一類是被他稱為「廢物」、「藍丸男」的Beta男性，他們往往在兩性關係中處於被動一方，被女人挑選，毫無主動權；另一類他稱之為Alpha男性，這些人熟練掌握着與女性交往的「技巧」，既能夠實現紅丸主義的核心訴求，即男性只為自己，同時又可以獲得最大化的「性資源」。

「女本位理論」是免費的，而「轉盤子技巧」則是需要付費的，課程價格在3000-14000人民幣不等，課程內容多為「如何掌握女性心理」、「拿捏女性的話術」等。Alpha男和Beta男的劃分與掌握多少「性資源」掛鉤，也就是男性內部的等級秩序要依靠男性在女性中的「受歡迎程度」來劃分，因此，女性在此處並不是男性的慾望對象本身，而是一個男性獲得男性共同體承認的中介。在這樣一種男性身份認同與性高度掛鉤的邏輯下，女性成為了和名車、名錶一樣男性用來在其共同體內部自我標榜、獲得承認的工具。

巧合的是，在大量的互聯網男權話語中，大寫的「女性」作為一個能指，與「資本」這個能指高度綁定。許多認為自己是「性別受害者」的男性宣稱，「女人只愛資本，她們就是金錢的奴隸」，這樣一種邏輯反過來將女性物化成了男性自我認同的「一般等價物」。在這些男人眼裏，男人的價值就體現在有多少女人愛他們，而女人愛他們，說明他們是有「資本」的「成功人士」。

以「男性受害者」敘事「團結」起來的男性，將女性、尤其是女權主義，描述成一種剝奪男性生存空間的壓迫性力量。筆者認為，不論是孫吧，米格道還是紅丸主義，都是男性針對第二、第三波女權主義運動發起的反擊。

在筆者看來，這些自詡飽受壓迫的、被女權運動「迫害」的男性共同體成員，他們分享着的不是男性的共同利益，也不是對真正壓迫性權力的反抗意識，而是性焦慮和對自己男性身份的認同危機。無論從「鼠鼠文化」的失敗者敘事來看，還是從「女本位理論」的生物演化邏輯來看，或是從Alpha、Beta的男性競爭

邏輯來看，「孫吧出征」、米格道、紅丸主義等中國大陸網絡男權運動都滿溢着標標準準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優勝劣汰、強者生存。

這實際上是偏美國右翼的一種思想傾向，社會達爾文主義者相信存在着可以「公正」地篩選一切的生物演化或社會演化的規律，而自由至上主義者相信那雙萬能的無形之手「市場」會給一切一個「公正的裁決」。美國著名的左派團體「南方貧困法律中心」（SPLC）將米格道團體定義為白人至上主義的一支；2020年1月一群計算機科學家發布了一篇《男性共同體在網絡上的演化》（The Evolution of the Manosphere Across the Web），聲稱社交網站Reddit上的「r/MGTOW」分論壇和MGTOW Forum是「參與網絡騷擾和現實世界暴力的網絡社區中的一員」，《麻省理工評論》稱其「助長了非自願單身者的線上仇女」。同年，荷蘭的國際反恐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Counter-Terrorism）稱米格道成員「公開蔑視女性，並通過網絡騷擾將其正常化」。

在筆者看來，這些男權團體成員們的焦慮不僅是關於性別的，更是關於階級的，他們大多是市場邏輯的失敗者，但他們無法接受這一點，為了保持自己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完整性，他們將一切的錯誤歸咎於女性。在他們的理論中，女性既是與他們爭奪資源的對手，又是他們自我證明的中介，因此將女性排斥出公共領域，並使其重新變成男性的私有財產便成為了他們那些主張和理論的最終落腳點。

「紅丸教父」發布的一張紅丸主義分類表，也驗證了這一結論，在這一分類體系中，最「高級」的紅丸主義實踐無非是兩種結局：一是走入男尊女卑的傳統家庭，女性乖乖地相夫教子，聽從丈夫的安排；二是男性成為「轉盤子」的高手Alpha男，女性則乖乖地被Alpha男挑選。這張分類圖還顯示，男性要遠離所謂的「左翼女性」，女人要避免成為「不受歡迎」的「左翼女性」。

這些男性共同體對反階級壓迫和性別剝削的所謂「左翼女性」的恐懼，恰恰暴露了他們內心深處最隱秘的創傷——他們不願意承認是他們最「熱愛」的東西「殺死」了他們。





2020年12月2日，北京，法庭審理中國中央電視台主持人的性騷擾案件，支持者在外舉著#MeToo和其他標語聲援周曉璇。攝：Florence Lo/Reuters/達志影像

從婚姻法到#Metoo，父權對女權的反動

放在中國的歷史語境下，這樣的「反動」並不是第一次發生。歷史學者賀蕭在《記憶的性別：農村婦女和中國集體化歷史》一書中提到了1950年中國首部《婚姻法》自上而下推行時所遭受到的「阻力」。《婚姻法》賦予了女性自由婚姻的權力，包括自由選擇結婚對象和離婚的權力，但在賀蕭所參與調查的陝南地區的農村，大量男性自發地組織起來抵制《婚姻法》，這些男人擔心，一旦實現婚姻自由，那麼只有所謂的聰明人和有錢人能「得到」妻子。男人們集體武裝起來，採取各種暴力的手段「奪回」妻子。當時出現了許多暴力事件，比如丈夫在法庭上用匕首謀殺妻子；丈夫將妻子推下懸崖；丈夫強暴並勒死妻子；丈夫在妻子的私處插入木棍後拋屍山野等等。

此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中國共產黨鼓勵婦女像男性一樣參與勞動、參與政治生活，但經常會出現這樣的情況：一個年輕的已婚婦女開完晚會回家時，常遇到公公把家門鎖了、婆婆罵罵咧咧且沒有給她留飯菜、丈夫默不作聲或惡言惡語甚至暴力相向。假如將1949年之後的《憲法》和《婚姻法》賦予中國女性的政治權利和婚姻權利作為中國第一次女權運動的成果，那麼上文所說的民間男性和傳統父權家庭自發組織的對婦女參政和婚姻自由的「抵制」，便可被稱為第一次父權力量對女權運動的反動。

當微博、豆瓣、小紅書等社交媒體在中國大陸普及開來以後，被改革開放之後的消費主義話語主導的女性話語迎來了新的生機，西方的第二、第三波女權主義運動的理論成果通過社交媒體迅速在更廣泛的中國人之間傳播，尤其是2017年美國的反性騷擾運動（#MeToo）給了許多中國女性在社交媒體上發出自己聲音的勇氣。2018年，自羅茜茜事件，中國開始了#Metoo運動。

與此同時，2018年初孫笑川本人的「謝幕」迎來了「孫吧吧友」的「登場」。「孫吧吧友」以「無處發泄的底層男性」作為他們的群體身份認同，積極地現身在各種涉及性別議題的公共討論的評論區，使用着他們的「抽象話」，讓他們憎恨的女權博主感受到他們的「攻擊性」。

如果說孫吧是一個看到貼吧掛人的帖子後自發「為兄弟出征」的鬆散聯盟的話，那麼那些認同着所謂「女本位」理論的米格道主義者、紅丸主義者所組建的類似「男性戰鬥部」這樣的qq群，則是有組織、有計劃的「女權獵巫」團體，他們共享着一套有着明確敵人的理論，扮演着每次行動分配給自己的角色，享受着自以為的為男性共同體謀取利益的「榮耀」。



2022年5月5日，北京，人們橫過馬路。攝：Andrea Verdelli/Getty Images

（無）審查和流量共謀下，對網暴的推波助瀾

一位曾經在「bilibili」上做視頻的up主告訴筆者，他曾和這群「紅丸主義者」有過「交鋒」。他曾在一個視頻中指認「女本位理論」中的「法西斯」邏輯：納粹的反猶主義就是將一套生物演化邏輯套用到了人類社會上，並且指認了一個清晰明確的群體作為當下一切社會問題的罪魁禍首，告訴大家所有的錯誤都是因為這個群體的存在。紅丸主義者也絕不是所謂的只想要不對女性負責的個人主義者，他們是「『仇恨女性者』」。

這位up主在發出此視頻後遭到了大規模的網絡暴力，首先是該視頻被舉報至限流，評論區除了對這位up主的攻擊，就是紅丸主義者們在「傳道」；與此同時，該up主後台源源不斷地收到「傳道」、人身攻擊甚至

是人身威脅的私信。「那段时间，我的账号被高密度监视看，我无论发任何动态，无论是否与他们有关，都会被举报至删除，运气好一些，就是评论区被他们『清空』。」这里所说的「清空」指的是，这群红丸主义者会将视频或动态评论区支持该up主的言论全部举报至删除，只留下他们的「声音」。

这位up主也潜入了这些红丸主义者的qq群，他在群里发现的东西令笔者不寒而慄。群内的聊天内容主要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和孙吧非常相似的「截图加群嘲」，针对的对象也和孙吧高度重合，即女性网红、女权博主和为女性权益发声的男性还有他们口中的「蓝丸舔狗」。不过，在这些群组里，群嘲并不是终点，网暴才是。群嘲结束后会有群成员找到截图中帖文或视频的链接，并将之发送到群里，接下来便是有组织、有分工的网暴行动。

每个群成员会开两到三个小号，到目标视频或帖文的评论区去扮演不同「角色」，包括「理中客的路人」，「直接攻击者」，和「做宣传工作」。

第二类主要内容则是发泄对女性的不满，但言论已经远远超出了「抱怨」的界限，比如他们将女性形容为「佔用人口的母猪」，有人认为「应该建立一个屠宰场批量宰杀女人，但要保留一部分女人作为『慰安妇』」，还有人觉得应该「切除女人的阴蒂，剥夺她们的性快感，以便留住她们的『贞洁』」。

最后一类在群内经常可以看到的信息是「男性唤醒学习材料」，也就是上文所说的与「女本位理论」相关的书籍和视频。每当有新成员加入，群内的活跃分子就会转发这些「学习材料」供新成员学习。

进入这些群组还需要进行一个「语音宣誓」，即发送语音唸诵一段指定的宣誓文本，文本内容大多是表明对「男性共同体」利益的忠诚或表达对女性的厌恶。

女权kol、博主和lgbtq博主的社群结构模式，则与之相反，他们往往都是「孤身作战」，彼此之间的联结也大多是基于观点的认同或是为共同关注的社会议题发声，因此无法匹敌成规模有组织的举报大潮，而轻而易举被平台审查和下架。与此同时，平台并未对孙吧人的言论进行限流，因为平台审查的标准在于「是否危害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孙吧人攻击的对象主要是人群中的更弱者，因此不具备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威胁；而女权博主们则倾向于批判社会结构中的系统性不公，於是，他们被审查系统认为是「危险群体」。这也造成了针对这些博主的网暴呈现出不可遏止的趋势，早在「维她时代」之前，就有许多微博、小红书女权博主被举报至封号或人身威胁至自行注销账号。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激进男权的群内言论也会隐晦地咒骂中国领导人，只不过会及时被群内其他人稀释和按壓，同时，群内许多人会透露自己想「润」到国外去当「人上人」的想法。也即他们一面强调「社会对男性不公」，一面自己又想成为「权力上位者」壓迫他人。

笔者认为这种悖论恰恰揭示了他们把阶级焦虑转化成「性别战争」的根本原因，即「懼強欺弱」的邏輯讓

他們不敢將矛頭對準真正的壓迫性力量，而「揮刀向更弱者」。正如魯迅先生筆下的阿Q，面對欺壓自己的趙太爺，不僅不敢反抗，還想方設法與之攀親戚，轉頭將所有怒火撒向小D、小尼姑、吳媽等更弱者。面對「革命」，阿Q們思考的也不是如何建立一個更平等、公正的新社會，而是時刻幻想着自己在革命後「翻身」成為新的統治者。

這反映出「孫吧」、「米格道」、「紅丸主義」等男性聯盟和女權運動的根本差別：前者擔心的只是自己的男性特權被剝奪，後者則希望能真正促成一個無性別壓迫的更平等社會的到來。